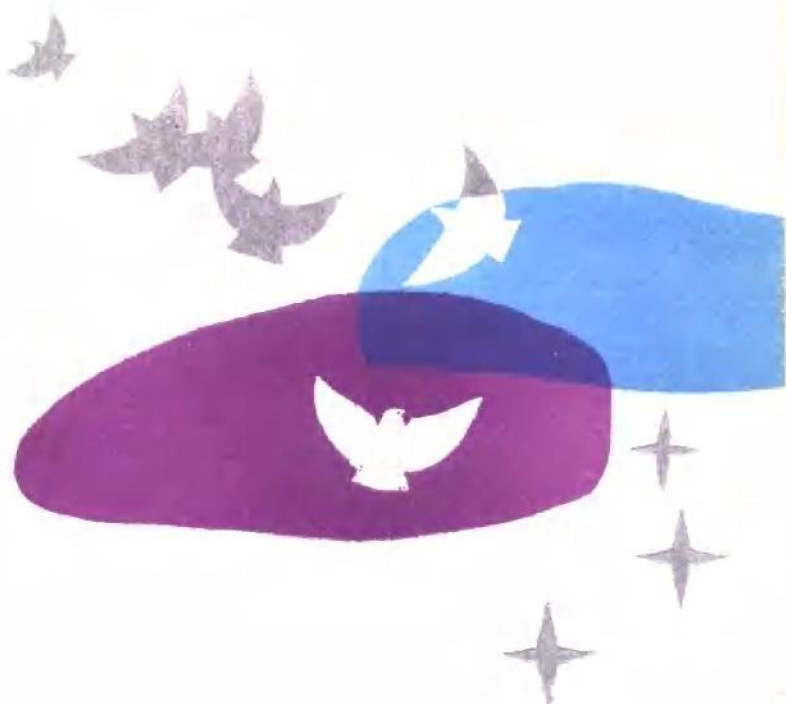




白鸽子，蓝星星

晓 桦

白鸽子·蓝星星

晓 桦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960毫米 1/32·印张4 $\frac{1}{2}$ ·插页2·字数60,000

1986年12月第1版·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书号10137·178 定价0.80元

军人意识和诗

——序

周涛

1 最容易向诗人作家们提出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写作？这几乎是一个可以向任何一位作家提出的而回答完全不同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问题之下都能有这样复杂有趣的答案，譬如说“你为什么要上班？”回答起来就远没有这么丰富多采，甚至“你为什么要犯罪？”也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稀奇古怪、引人深思。

创造性的劳动决定了它的独特起因。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金斯堡写作的起因中有这样一句：因为我脚上穿的靴子是用动物的皮制作的。还有一位非小说类作家却说，“我具有英国人、爱尔兰人和一点印第安人的血统。谢天谢地，我是个混血儿。艾伦·金斯堡写诗是因为思想迷惘，我写作是因为血统混乱。”

另外一个黑人女作家的写作原因是由于被人们习以为常了的文学作品中所展示出的对黑人的印象里，“找不到我的故事”。

写作的动因是如此稀奇古怪、五花八门，可惜却并没有为更多的写作者和旁观者认识、理解。写作者说自己写作是为革命，为人民；旁观者却认定了他是为出名、为稿费。两个原因相去甚远，但是同样不能准确地说明千千万万个诗人作家成年累月伏案疾笔的原动力。

我不知道晓桦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没问过。但是面对着他垒起的这座名叫《白鸽子·蓝星星》的完整建筑，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他在北京我在新疆，显然此时他没法向我回答。但是我有兴趣凭着这些诗，凭着咱们俩这几年的交往，先自在里猜测、估摸一下，也不知他是不是认可。

我认为，他的写作显然起因于军人的意识，这种意识支配着他的人生道路、思想方法、乃至文学上的审美情趣。这是个好事儿还是坏事？我说不准、也没有必要把一个东西分得那么仔细，但我认识他和理解他的诗，就常常是从这里入手的。正如他在几处自传式文字中说到的那样，他是“从八、九岁就开始穿改小了

的旧军装，后来又穿自己的军装”的，从他算起，他的家系中已经至少有好几代职业军人了。别说是出过几代将校，就是连出三代司务长，军人的血统意识也会牢牢地铸刻在后代的脑门上，深深地贯流在他的血液中；职业一旦渗透血统，就不再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一种荣誉、一种骄傲、一种对这种职业独特的理解力和这种职业对他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是的，他穿上军装比穿任何衣服都显得更合体；而表现在内心世界里的，是强烈的国家观念和对军队的儿子般的崇拜依恋之爱。

这显然不是一般刚刚入伍的士兵短期内能够获得的，更不是某些到军队找饭碗、混官职的人所能理解的，这是一种纯正得接近圣洁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恰恰是军人的基本素质之一。

2 几年前认识晓桦的时候，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普希金、莱蒙托夫这类诗人的样子来，这并不是我想凭借这些天才诗人的名字吹捧晓桦，他当然没有那么伟大。但是，他和那些人物在某一点上有些相近的东西。

他聪明，他有浪漫气质，他身高一米八几而善跳华尔兹，他多少有那么一点十九世纪俄

国骠骑兵的意思。

他精干，他善打长途电话，他能从北京把长途要我住的简易楼里的公用电话上，在这方面，由于我喜欢写信而怕打电话，常被他称之为“土地主”。

他从小就想当兵，除了当兵没想过还干什么，十五岁入伍，从军队大院到兵营又到军队大院，这就是他的简历。军队以外的世界（除了大学），他知道得很有限。

他灵秀，因此他写诗和散文诗；他喜欢书和音乐，他没费多少时间就拿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蓝皮证书；但是他的艺术气质并不比他的军人血统更有力，他似乎是心不在焉地从事文学工作而另有期待。期待什么呢？“假如可能，真想当个将军什么的。”这句仿佛毫不留心的话，其实泄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他想当一个真正的军人要比想当一个诗人强烈得多。他虽然从小就长在军营，然而他不无遗憾，穿了半辈子军装却没有真正打过仗，当着营级干部却没怎么带过兵，这在他看来，就不算一个真正的军人。因此，他便把他对战争的想象中的各种经历，写进诗里，用诗来表达他那和平时期焦灼、烦躁的军人意识。因为这种意识，

当他看到一个女兵的墓时，便想到“这原应由我们/由男子汉倒下的地方/倒下了你”，这使他“默立碑前/感到羞愧”；当他看到英法联军拍卖大批带不走的圆明园珍宝的史实时，便感到“我知道被拍卖的/是件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叫作/尊严”；这种意识发展下去，就写出了那首致额尔金勋爵的挑战诗，扔下了白手套，以略带天真的自信说出了下面这段话：

“在此
我谨向世界提醒一句
从我们这一代起
中国将不再给任何国度的军人
提供创造荣誉建立功勋的机会”

这是打了无数胜仗的中国当代军人才能说出的话，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力；对一支军队来说，树立这样的信念是完全必要的，但对于诗，却显得不够准确和深刻。因为仅仅凭着军人的勇敢和献身精神，并不能完全决定战争的胜负。僧格林沁也很悍勇，但他精良的马队却只能在洋枪洋炮面前扑翻墜落。古典式的英雄打不过资本主义武装起来的胆小鬼，这不是哪位军人的过错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所以这首

题为《一个中国军人在圆明园》的组诗虽然有强烈的尊严感和英雄气，虽然受到了较为广泛的赞扬和好评，但我认为，这组诗只能代表李晓桦文学上的幼稚时期而不能反映他的现在。

军人意识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它只能在以整个民族、全体人民为背景时才会生出力量，只能是以人民的儿子的形象出现时才能迸射出光采！倘若这个背景显得不够宏大或这个形象显得稍有不足时，这军人世界就立即平淡，再也凸现不出来。这种现象已经被当前的不少军事文学作品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着。

3 诗的力量是什么？在本质意义上，是生活的力量。没有什么技巧能比生活更富有创造的启示和震撼人的魅力。诗人的才华是什么？其实不过是对生活的宽度和深度的占有和理解，没有这种占有，理解就受限制。诗要求军人意识迅速扩大、成熟，使之象大地那样负载起所有的生命。也许一个师长有了足够的军旅生涯就完全可以胜任，然而一个军旅诗人和军队作家，仅仅熟悉军队生活就显得有些不足。

对此，晓桦是非常敏感地有了觉察的。几年来，他不断地每年在外地跑，去了云南战火

燃烧的前沿，加深了对战争的体验和理解，写出了《多雨的夏》那样韵味悠长的短诗。他不断地开拓、开阔自己的生活领域，“轰隆隆无所顾忌地/奔跑过旷野、山峦”。他在新疆的几座著名的群山上“向着天空伸出年轻的手”，一反他有点女气的名字，成了一个在血液中注入了雪水的强健的硬汉。他毫不犹豫地跨上伊犁草原骏马的鞍背，迎风奔驰，兴奋而勇敢，完全不象个北京的文人了……这一切，都会使这个纯种的军人更丰厚、更饱满，更象个军人。

只要是不把自己封闭在血统意识的小圈子里，从军人世界走向更广阔、更深厚的世界然后返回来构造一个崭新的军人世界，那么我想，纯正的军人意识会成为一种极其可贵的男性气质。这种思想的冶炼和深化过程，已经在他的诗里有了表现。在他的力作《白鸽子·蓝星星》里，北京来的新兵（显然是作者的影子）和班长（大巴山农民的儿子）在战壕里建立的互相理解是让人感动的，班长的牺牲，使他在“那个黄昏，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使他在战争中变得勇敢，镇定，当他在黎明前战死的时候，晓桦的诗这样结尾了：

“这时，所有的山野所有的都市，

正升起无数无数的白鸽子。”

我喜欢这首诗，我喜欢这个北京新兵对班长的感情，因为在这首结构巧妙的长诗里，展示的不仅仅是驾驭较为复杂的抒情方式的才能，更重要的，表现了他对自己过去的超越和更为宽厚的感情。

只有走出自己的世界，才能更好地把握住自己的世界。从晓桦近年来创作上的突进来看，也证明这话没错儿。

4 这是晓桦的第一本诗集。人们在这里，可以听到关于生命、战争、死亡、荣誉……的思考和低语，从中，也可以更容易理解今天的军人们的心，甚至觉得他们挺惹人喜爱。如果是这样，晓桦那些在深夜燃烧过的激情，留下的就不是灰烬，而是——白鸽子，蓝星星……

我和晓桦是“战友诗丛”的战友，可能是我比他大十岁左右吧，他竟让我这从没写过序的人为这部诗集作序。他真让我写，我也不敢装假。匆匆写了这些文字，也不知象不象序。

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于乌鲁木齐

目 次 军人意识和诗（序）·····周涛

远逝的回声

多雨的夏·····	3
一棵被削掉顶冠的大树·····	7
这里埋着一个女兵·····	9
当枪炮声复归沉寂·····	12
一顶镶着弹洞的钢盔所做的 花盆·····	15
日落·····	18
遗书与情书·····	21
士兵谈论死·····	23
回声·····	26
二十岁·····	28
我的墓志铭·····	31
梦幻与现实·····	34
黄昏·····	37
半片月亮·····	40
死神·士兵·····	42

一个中国军人在圆明园

我希望你以军人的身份再生	• 49
沙盘	• 52
赎	• 54
积雨云	• 56
找	• 58
无题	• 60

西部中国山

太阳 我的兄弟	• 65
筛	• 68
新疆人的脸	• 70
思想者	• 73
遗弃的海	• 76
巨鹰	• 81

五首叙事诗

白鸽子 · 蓝星星	• 89
星	• 100
河	• 104
举着军徽的湖	• 109
三个伤兵和一个姑娘	• 121

远逝的回声

多 雨 的 夏

哦
那是个多雨的夏

夏
被淋得湿漉漉
连石头
也长出一层绿绒
变成活起来的
生命

一只黑色的鹰
在边境久久地游弋
蓦然间凌空扎下
呵
战神

是士兵最渴望的时刻
是士兵最忧虑的时刻

夏季的雨
滋润着夏
生长一切的
夏

黑色的翅展开着
卷过河流峰峦
卷过草以及
长满绿色苔藓的石头
所铺成的山径

悄悄拨开草丛
几个士兵
从这条小路走向远方
在雨蒙蒙的夏中
消失
只给石头留下温馨而坚实的记忆

没回来
再没回来

他们

是不是化作了

那竹梢摇落的雨滴

花草托着晶亮的露珠

泪莹莹的眼

在注视

风中飘曳而下的清翠的叶

幽幽的深谷在谛听

静静地谛听

雨过山径

那渐渐远去却又永不消逝的足音

她来了 母亲

她来了 妻子

她来了 身份不明确的人

什么也看不到了

只有雨浇过的竹叶间

筛下斑驳的星光

沐浴着几株嫩绿的

新笋